

坤齋日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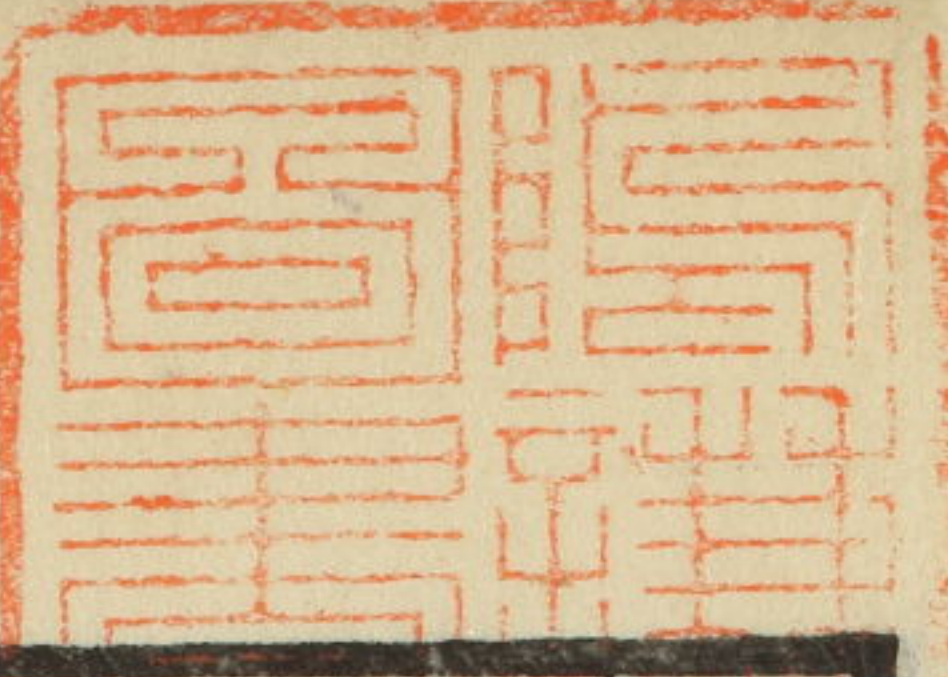
中卷

|    |   |   |
|----|---|---|
| 1  | 曾 | 5 |
| 68 |   |   |
| 2  |   |   |





曾子門  
詩 68  
卷 2



坤齋日抄卷中標目

陸放翁為後賢所愛慕

易院羅

菽寺樵寺

二詩一意

凍湖見狐行方渡

鍊券

考亭

鏤雞子

搗衣用石臼

小兒嘔稱德萬歲

迂叟

沈李

以筭官稱人



矢口竹

樵堂集

拳

不借

雀為佳賓

檀弓句讀

世子

黑瀨川

枕草

釜神

浮子

屋舟

寤生

一字行

杜牧詩

蚩吻

操弓不及檠

馬塍園丁賣花

紫微花

百日紅萬年青

七字

楊世昌

宰我為田常所殺

詩中多地名

甲子晴

白雲集

城主

倭詩

燒筆

摸方巨山詩

作詩八字訣

蟹六跪而二螯



放砲

響卜

千里尊羹未下塩豉

卻說一枝

鯉魚風

論語作者

取名連姓

命名不謹

一日百詩

詩有所本

門礼

唐土農估竊附主人姓

五十七則

坤齋日抄卷中

西島長孫元齡著



陸放翁為後賢所愛慕

李獻吉不讀唐後書不用唐後事然郊園省水

詩云松菊陶元亮江湖陸務觀可見流風餘韻

為後賢所愛慕如此

按韋居安梅磡詩話云陸放翁名游字務觀觀字係

去聲云云後山詩話載史相力薦放翁賜策其去國自是甚評王景文乃云直翁未了平生事

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笑云我字務觀乃太聲如何作平聲押了近時方蒙仲有奉題劉

坤齋日抄

卷之中



後村文稿數首內一絕云昔聞秦七與黃九後  
有幼安與務觀觀字作平聲想後村見之亦發  
一笑然則李空同以觀  
為平聲亦可謂誤用

曼陀羅

邦俗謂斑文為曼陀羅按本草曼陀羅花條下  
時珍云曼陀羅梵言雜色也因悟曼陀羅語有  
所出也

菽寺榷寺

陸放翁天彭牡丹譜云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

一在蜀天彭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  
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倍謂之  
牡丹院趙師秀桃花寺詩云舊有桃花樹人呼  
寺故名江戶菽寺榷寺亦此之類

二詩一意

范石湖丙午新正書懷云老境增年是減年方  
秋厓癸卯元日云不知最後屠蘇酒增一年歟  
減一年二詩酷相似



凍湖見狐行方渡

神菴談苑云、諏訪湖凍時、見狐行而人方渡、雖車馬過之、無復破裂、唐國亦有相似、水經河水注、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廣、寒則水厚數丈、水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黃河渡冰、自冬至至立春前、事見月令廣義云、黃河每歲過冬至而凍冰、冰厚則車馬競渡、狐性

疑而善聽、每聽水聲而渡、人必伺冰有狐跡始敢渡、至立春前而冰解、又按歲華紀麗注引述征記曰、河水始合、要狐先行方可渡、余聞諸信人曰、諏訪湖見狐行而渡冰、今無之、唯見見渡者而渡、見渡者、冰理也、狐聽水事、唐詩往往有之、李商隱賦、月照冰池、云、鵲驚俱欲遶、狐聽始無疑、溫庭筠云、疑懼聽冰、狐、韋莊云、聽冰怯似狐、



鍊券

鍊券形樣書中未載其詳一日讀雲合竒蹤太祖賜徐元帥鍊券條云那鍊券制度宛如大瓦一片面刻誥文背鑄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畫俱把金來嵌成一片藏在內府一片給與功臣兩邊相合因叫做鍊券這規矩炤依宋時賜錢鏐王的鍊券造成太祖特着使臣到浙江台州錢鏐的子孫取樣鑄造的由是其形樣得以想

見然稗史之言終難取信後得數書知稗史之言亦可信矣格古要論卷五唐昭宗賜吳越武肅王錢鏐鍊券考云其券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用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續筆乘云高皇帝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卑原從本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鍊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賜錢鏐者其孫尚臧因取為式其質鍊其形如瓦高



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鍊券之意格致鏡原朝制類鍊券條云演繁露唐辛齊炅玉堂新制鍊券半缺形如小木甃上有四竅可以穿條凸面鐫字陷金以煥之從齊炅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鍊質金字本行正圓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別

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甃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此下引輟耕錄及古今事考錢氏全與格古要論等同故不錄錢氏裔孫傳鍊券事見於遵聞錄羣談採餘孤樹裏談等今不錄出

考亭

周櫟園書影云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



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為考亭者其隣人某既  
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  
以考亭顏之復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  
何與予徧檢公集公既未嘗以此自呼當時亦  
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  
近遂以稱之又<sub>有誤以考為改者誤書可也</sub>以  
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辨櫟園  
又著閩小紀云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

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  
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  
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  
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尚初官未老金  
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  
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  
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  
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



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按櫟園博洽，且足踵其地，為可信矣。然四朝聞見錄云：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為陳氏所造，本以寘其父之櫬，葬畢，因以為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為

一段，段為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由是觀之，考亭之稱固出于門人，所以公之不自呼也。櫟園之言，恐未深考。世之奉朱學者，或不知之，故拈出于此。

鏤雞子

余曩讀唐詩，駱賓王鏤雞子云：幸遇清明節，欣逢舊鍊人。刻花爭臉態，寫月競眉新。暈罷空餘



月詩成併道春誰知懷王者會響未吟晨溫庭  
筠寒食日作後聯云窓中艸色妬雞卵盤上芥  
泥憎燕巢薛能晚春云畫出鷁舟宜袂袂鏤成  
雞卵有鞦韆當時不審鏤雞子事以為遺憾後  
讀荆楚歲時記清明條云鬪雞鏤雞子注云古  
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深藍茜襪色仍加雕  
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雕卵然取之所  
以發積藏散萬物也酉陽雜俎云寒食賜近臣

麥粥帖綵毬鏤雞子歲華紀麗寒食條云畫鴨  
注俗畫鴨子以相餉鏤雞子之事於此發蒙亦  
讀書中之一適也

搗衣用石臼

余觀古畫搗衣圖皆用石臼雙杵對搗而今之  
所為用短杵砧上橫敲大異古人矣曩時玉川  
蓮光寺村人富澤某得搗衣石臼係上世調布  
進貢之具實數百年之物也因知古人所畫之



不誣矣。考諸唐山，亦復爾爾。清王棠知新錄云：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雙杵，如舂米然。而杜工部詩：新月猶懸雙杵鳴。今則橫敲也。字彙云：直舂曰搗，嗚呼異域萬里，古今習俗，何相似之。至于此。

小兒嚏稱德萬歲

知新錄云：古人以嚏占吉凶。邶風願言則嚏。漢執文志有噴耳鳴六十卷。宋王易燕北錄契丹

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臣僚齊呼沿夔離。沿夔離者，如中國之呼萬歲也。今人家小兒每嚏，其母必呼千歲，亦此意。然則邦俗小兒嚏，則其父母必稱德萬歲，亦何相似之甚。

迂叟

能改齋漫錄載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濶。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子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豈免此名。



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余因悟公稱迂叟蓋為是

沈李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余以為沈李與浮瓜對取其清涼而已後閱本草時珍云李味甘酸其苦澇者不可食不沈水者有毒不可食然則不啻取清涼食法為然

以幾官稱人

明末之人有以幾官稱人者院本國姓爺合戰以鄭芝龍為一官國姓爺為三官田川七左衛門鄭成功同母弟訴杖有國姓爺船頭何官江戶八官町為歸化人某八官之居云意當時邦人亦慣其稱不甚怪焉今日思之終不得其說余深以為憾矣或曰通事某云八閩人多以官稱然猶不解其故一日閱陔餘叢考得其說不覺大



呼曰吾得之學童在傍云子何學周朴乎余笑  
曰疑團冰釋故耳附見于此曰世俗以行相呼  
曰幾官此亦最古梁書武陵王紀聞湘東王繹  
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後紀  
為繹兵所敗繹將樊猛入其舟紀曰願送我見  
七官唐摭言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為將相舟以  
書與之猶曰十二官足下又按崎陽記有陳九  
官鄭次官江七官蔡三官吳泰官陸一官等共

為明末歸化之人

矢口竹

俗傳矢口村新田明神祠前竹不放鞭於籬外  
子子孫孫長守本處蓋神靈之所為云余謂是  
何足怪乎亦一種之竹耳此神靈爽如在豈借  
艸木而顯乎按李衍竹譜詳錄云慈竹又名義  
竹又名孝竹一叢多至數十百竿根窠盤結不  
引聲他處四時出筍經歲始成竹子孫齊榮前

神齋曰妙

卷之十

神齋曰妙

卷之十

十



抱後引故得此名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唐明皇後苑有竹叢密不外出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明皇事見天密遺事然則矢口之竹亦慈竹之類也

### 樵堂集

菜子竒草木子云吾括括着也林君度先生藏樵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

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咒動博千金文士刻精嘔血不博人一笑士賤何獨在秦哉按此語載今所刊行樵談舊本題許棨著許是南宋人子竒以為不知何許人也敢質于博雅者

### 拳

五襍俎云後漢諸將宴集為手勢令其法以手



掌為虎鷹、指節為松根、大指為蹲鴟、食指為鉤  
戟、中指為玉柱、無名指為潛虬、小指為奇兵、腕  
為三浴、五指為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  
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按撈海  
一得引此條云、又詳于五代史周紀、洪、今時之  
拳是也、謝在枕之時、失其傳乎、然李日華六研  
齋筆記云、借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豁拳、又  
名豁指頭、蓋以目遙覘人為已伸縮之數、隱機

闖捷、余甚厭之、以其啓遷坐、曉號之漸也、然唐  
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鴟、中  
指名玉柱、食指名鉤戟、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  
奇兵、掌名虎鷹、指節名松根、通呼五指名五峰、  
則當時已有此戲矣、由是觀之、雖其名則不知  
拳則有之、且李唐人已以此戲、而盛于五季、歟  
奇峰作五峰、似有道理、

不借

神齋日抄

卷之中



能改齋漫錄云、孫少魏東臯錄荆公詩、窓明兩  
不借、榻淨一蓮蔭、古今注云、漢文帝履不借以  
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  
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  
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  
其義可信、及觀楊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  
此又何耶、余謂陸放翁以不借對軍持、五總志  
亦以為不借草履、不待假借、故名曰不借、而儀

禮喪服法、繩菲、今時不借也、疏云、謂之不借者、  
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也、此說恐屬  
牽強、賤物不相假借之說、似可從矣、然方言以  
絲作者曰不借、則非是、輕賤易辨之物、故通雅  
以不為、發聲、如夫、禱之夫、借與鵲、腊、錯、通聲、周  
禮玉璫注有薄借、暴即不借、詳如此說、以不假  
借為義者、亦涉強解、按天祿識餘云、昔有仙人  
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



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  
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罵之鳳子即以草履  
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名草履為不借說尤荒唐  
齊民要術作不惜蓋賤物不足愛惜之義一不  
借也其說紛纭如此若稽古三萬言固不足怪  
矣

潛居錄云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

旦汛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  
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弦客遂  
化為雀飛去後人因呼雀為佳賓是與仙人鳳  
子草履之話同屬荒唐按高誘注呂子云賓爵  
老爵也棲宿於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中華  
古今注云雀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  
也此說為正

檀弓句讀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云云孔子先及門人  
後雨甚至陳澔注甚句至句以至為門人至誤  
矣月令姦風暴雨總至家語云孔子先及虞門  
人後雨甚至墓崩呂覽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史  
記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毛公詩  
傳夜暴風雨至皆以至字屬雨可以見也

世子

孟子滕文公為世子注世子太子也蒙引云世

子太子也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  
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  
則世子太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  
也後世乃分郝京山曰古世與太通余按衛人  
太叔儀左傳或作世叔儀鄭人子太叔論語作  
世叔可見古世太通蔡氏以為世子太子諸侯  
之子通稱矣以世與太並稱誤甚

黑瀨川



重脩臺灣府志引裨海紀遊云海洋汎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簇理千里萬里祇藉一帆耳自大登放洋後初渡紅水溝再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汎南不知源出何處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余聞之八丈島海程有黑瀨川其色純黑其廣里許奔流如箭自北而南一如紀遊之言然則

此黑瀨川即彼黑水溝也

枕草

元襄十七年食嚮居倚廬寢若枕草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艸耳釋文王儉云夏枕凶冬枕草余按禮記明堂位蕢桴注蕢讀為凶聲之誤也禮運注同然則草字當作蕢字之訛蕢讀為凶聲之誤也

釜神



龍城札記云、凡江湖大川之處、皆鑄鐵器以鎮之、以蛟生於水而性畏鐵、故或投於水中、或置之岍側、所以豫防其害也、順天劉李河、倚橋有長鐵篙二、俗人相傳以為梁王彥章所用之鍊槍、非也、余至岳州、見洞庭湖側有鍊械、長沙學使署大門內、有大鍊鍋、江寧城側有鍊鈔、形似所以止舟者、而絕高大、十數人舉之不能勝、即城中前明鐵廠、今改為書院、門外亦有此物、此

皆余所見者、他處諒亦尚多、按梁書康絢傳、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龍、乘風雨決壞厓岸、其性惡鍊、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然則槍械鍋鈔等器、其意亦猶是也、余云、南總百首海濱有釜神、觀之一鍊釜蓋耳、土俗相傳、古者有湯鑊之刑、是即其蓋也、意是亦禦蛟龍者矣、土俗不經之言、固不足信也、



浮子

釣具有浮木唐土謂之浮子又單謂之浮宋莊  
綽雞肋編云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  
其沒則知魚之中釣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沈知  
魚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又邵雍漁樵問荅漁  
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沈也釣也餌也可  
見單謂之浮也

屋舟

歐陽公畫舫齋記云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  
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名畫舫齋齋廣一室其  
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  
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  
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  
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峭岸佳花美木植列  
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龙山右林之相  
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余按以屋為舟以



歐公為蒿矢而後徃徃有倣之者朱子和張南  
軒舩齋詩云考槃雖在陸滉漾水雲深石門文  
字禪舩齋記云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  
陵即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楹而戶相  
重東西而視如在舩中乃以舩齋名之宋詩紀  
事云王孝嵩吳興人乾道八年進士淳熙間處  
州推官有舩齋詩云我本湖濬一漫郎生來住  
處波茫茫時尋畫舸破烟水菰蒲滿路荷花香

一川窈窕詫紅蓼兩岸蘆葦明秋霜舩頭鷗鳥  
日來徃溪上風月相迎將一行作吏便相失合  
眼靈運春池塘紛紛雁鷺實可厭紙尾姓字隨  
低昂簿書終是倍人甚江湖到了難相忘公餘  
賴有數椽在踈櫺兩行如船裝不如風波世路  
險穩著萬斛隨風檣人生短篷何日近向來茗  
雪今括蒼江山轉柁千萬里故人兩地遙相望  
誰能為我幻竹葉頃刻泛宅歸滄浪祇憑平生



氣湖海、隨所寓、處為舡、夜寒滿載、明月窗、北風打頭、人不忙、動來况自不如靜、悔吝不到、虛舟、傍胸襟、五湖與三江、是中莫測、誰望洋、直須喚取李郭輩、相望共泛、無何鄉、楊誠齋釣雪舟、僕睡詩序云、予作一小齋、狀似舟、名以釣雪舟、許棊題常穆仲巵碧云、舡樣一小亭、依山復靠池、每來分席坐、須憶下湖時、竹美當窓影、花添蘸水枝、人間風浪惡、泛宅幾天涯、是亦舡齋也、載

在江湖集、葉茵舡齋詩云、居家巧作浮家樣、此即人生不繫舟、亦在江湖集、宗泐全堂外集、屋舟詩云、吳人舟似屋、今子屋為舟、四面水都繞、百年身如萍、下臨知有地、中坐恐隨流、夢裏天無際、微茫蕩棹歌、查慎行敬業堂集、王赤杼新葺一齋、名曰野舡、邀余對酌、出詩索和、即次原韻云、兩三人可同君坐、五六年應為此留、屋舟之制、愈夫三角亭、不啻十倍、嗚乎、余市井之居、



無地立錐，曷得買郭外五畝之地，造屋舟以接  
踵於前賢之韵事乎。

寤生

莊公寤生，左氏中之一疑案也。余竊作寤生辨，  
請正于識者云：左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寤生。遂惡之。杜注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  
而惡之。先儒以為果爾，生之易也，何惡之有。於  
是衆訴紛紛，不知適從。先杜為說者，有應啟後

杜為說者，有趙汭、吳元滿等。應曰：兒墮地能開  
目視者曰寤生。吳元滿以為寤當作造，音同而  
字誤。造者逆也。趙汭引史鄭世家姜氏生太子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以為難產。蓋吳元  
滿亦據史為說者也。本邦太宰德夫以為寤  
與忤同音，忤逆皆訓逆也。莊公初將逆生，故姜  
氏為之驚，醫與收母治之，然後轉身順生。既生，  
姜氏以其初危已為恨，遂惡之也。是根吳元滿



之說一轉為寤迕通用夫寤迕也出劉熙釋名而德夫不引劉之書又沒元滿之名余為斯人不取逆生之說其言是其實非也何以言之以有驚字也逆生太苦豈止驚乎况醫與收母治之然後轉生於文未嘗見實為臆度應之言雖近是他未經見趙氏引史為有援據然史之於傳異同固未可以彼為是以此為非或曰寤猶蘊也寤生言生之難而絕而復蘇也

品字夔云姜氏

生公死而復蘇若人之寐而復寤故以為名或說出于此亦因史為說粗為穩當然至驚字其說不協按十六國春秋南燕錄云慕容德字玄明既之少子也既每對諸宮人言婦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既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又前秦錄并洪字廣世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由



是觀焉寤生非世間絕無之事杜注終不可廢  
矣人或難之曰然則寤生是易生何惡之為余  
云臨草痛楚是常事今寐寤而生非常也惡非  
常者女子之常也世人槩以已之所見妄培擊  
先賢不一而足故余敢言後讀餘冬序錄云左  
傳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  
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其母姜  
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後梁禿髮氏祖壽闡其

母因寤生壽闡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  
人因晝寤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  
鄭莊公二說不同引証與余方同因歎昔賢考  
索真無遺漏故附于此

一字行

邦倍有真一文字行之語唐土人謂之一字行  
劉賓客詩云當年意氣結羣英幾度朝迴一字  
行白司馬詩輕衫細雨春年少十字街頭一字



行此語自李唐已然

杜牧詩

杜牧江南春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  
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楊升  
菴訂誤云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  
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紅綠之景村郭樓臺  
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余謂此說未是果如其  
說十里八十已犯重字千里特言無處不鶯聲

紅綠耳若改作十里亦誰人聞得如是解詩恐  
周無遺民也

蚩吻

城上蚩吻倍謂之鱗或云獻火災或云候望之  
物故安焉今括出于尤以質博雅者云青箱襍  
記云海有魚虬尾似鵠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  
梁臺灾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  
鵠魚之像於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之鵠吻也墨



客揮犀云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像冠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鵠吻狀亦不類魚尾緇素雜記云蘓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上䟽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鵠字顏之推亦作鵠劉孝孫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鍊額牛

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鵠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鵠尾為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記法逐鄉俗訛謬取誤呼蚩為祠遂為祠尾又借間呼為鵠吻見其吻如鵠鳶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按倦游禠錄云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



有為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  
 狀亦不類魚尾又按陳書舊制三公黃閣廳事  
 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待中詔摩訶開  
 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  
 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  
 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鴟字又  
 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  
 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

鴟吻竟未詳其旨水東日記云蚩尤首禍自創  
 干戈之制軒轅因戮之處則象吻於宮行則懸  
 旄於纛以戒萬世又聞鴟者一母生九子如好  
 聲者曰蒲牢鐘紐之類是也好飲者曰蚺蝮石  
 橋兩旁俯水獸是也此好望曰鴟吻雅俗稽言  
 云蕪鸚演義漢武作栢梁殿有上䟽者蚩尾水  
 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殿下原書有今人  
多作鴟字見其吻  
 如鴟鳶遂呼之為鴟吻十八字顏之推推下原書  
有亦字作鴟字劉孝



孫事始作蚩尾尾下原書有既是水獸作名義蚩尤之蚩是也十一字

考亦作蚩尾又炙穀子青箱襍記皆有魚虬尾

似鷓漢設象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鷓吻也又

菽園雜記鰲魚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殿脊又

一曰漢以宮殿多災術者云天有魚尾星可像

形于屋以禳之又一曰螭吻形如獸性好望故

立屋角又王嘉拾遺記鯀沈羽淵化為玄魚噴

水激浪必雨降漢書越巫請以鷓魚尾厭火災

今鷓尾即此魚尾也紳按一屋上獸耳曰蚩尾

曰鷓尾曰鷓吻曰螭吻其字不一曰鷓尾曰鰲

魚曰魚星曰望獸其物不一要之鷓吻鷓尾總

是一鷓王嘉晉人去漢未遠當時已作鷓字蘇

說恐未允也至魚之為鰲為星皆為禳火而設

若螭吻謂其性好望則與禳火無涉當別是一

種俗人槩稱曰獸頭蚩音痴吻吻文去聲

操弓不反繫



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王肅注云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說苑建本篇用此文挑子深考云操當作揉揉弓所矯之弓返當作退古文退字言雖所矯之弓猶不離於檠也余云王氏非是子深亦不為得檀弓云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以此例之反兵及檠語意正同是謂操弓之人居恒不釋檠也

與上文御狂馬不釋策對尤為穩帖又按士虞禮自反兩邊棗栗晏子反書左傳反柘反字義可見

### 馬塍園丁賣花

方秋厓湖上詩云馬塍曉雨如塵細處處筠籃賣牡丹齊東野語云馬塍莢花如莢栗索馳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曰堂花夢梁錄云錢塘門外東西



馬塍諸圃皆植怪松異檜奇花巧果多為龍蟠  
 鳳舞之狀每日市於都城熙朝樂事云十九日  
 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  
 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西湖志引咸  
 淳臨安志云東西馬塍土細宜花都城之花皆  
 取焉或云塍當為城蓋錢王舊城餘杭門外地  
 與此相接然則馬塍自宋時為種樹家之淵藪  
 猶江戶澗井巢鴨之比齊東野語夢梁錄所載

與方今種樹家之所為無少異矣可見人之好  
 尚合天一致也

紫微花

紫薇花 邦佶謂之猿滑樹謂其樹無皮猿不  
 能攀也唐名亦有與之同者酉陽雜俎云紫薇  
 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是  
 也或云此樹搔其本則枝葉從動余驗之果然  
 唐人因之名曰不耐癢花又曰怕癢樹按韻語



陽秋云紫薇花瓜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  
 耐瘡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倍謂之百日  
 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本朝梅聖俞特注  
 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層痒不勝輕瓜  
 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彛則曰薄薄嫩  
 層撥鳥瓜離離碎葉剪城霞然皆著不耐瘡事  
 而未有及百日紅者胡文恭在西掖時亦有三  
 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

七夕猶繁似有百日之意南濠詩話云紫薇花  
 倍謂之怕瘡樹秘傳花鏡紫薇一名百日紅倍  
 呼為怕瘡樹其樹光滑無皮人若搔之則枝幹  
 無風而自動亦其性使然也是也

百日紅萬年青

堅瓠集云松江吏書徐某之子幼聰慧其隣顧  
 友試之曰花無百日紅紫薇獨占對曰松有萬  
 年青羅漢常尊顧大驚本邦白石先生少作



云萬年青即萬年草換年年葉百日紅開日日花更

巧見與佐久間洞崑書中

七字

俗誤寫字者傍注一七字亦有所本矣農田餘

話云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

字例旁注半非作七體至今相仍作卜字

楊世昌

贈餘襍錄有人問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此人

設之乎引烏衣巷談証有其人余按徐氏筆精

云東坡遊赤壁時有綿竹道士楊世昌同遊赤

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即世昌也吳匏庵有詩

云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

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此一證也咳餘叢

考云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不着姓字吳匏庵

有詩云云據此則客乃楊世昌也按東坡次孔

毅父韻不如西川楊道士萬里隨身只兩膝又



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則世昌之善吹簫可知匏菴藏帖信不妄也世昌綿竹道士字子京見王注蘇詩因之知吹簫之客非亡是公也再按世昌與坡公遊善山水見于圖繪寶鑑

宰我為田常所殺

紫芝園漫筆云家語云宰予仕齊為臨淄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呂氏春秋云諸御鞅諫

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相憎也又云居無幾何陳成常攻宰予於庭他書亦多言宰予為田常所殺恐妄說也蓋田常殺闞止事見春秋傳然闞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後人因誤以闞止為宰予耳田常即陳恆余云是剿說也小司馬索隱已謂因闞止字子我致此誤東坡志林引李斯上書諫二世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



予于庭以為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宿  
冤一洗良千古一快矣至雲谷襍記甕牖間評  
困學紀聞古今難餘冬序錄良齋雜說管城碩  
記諸書亦謂闕止字子我因之致誤雪冤至于  
此極矣四書釋地又云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小司馬大獺皆各為辨正  
引闕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  
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

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  
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  
此為尤妙蓋從虛會出云經史問吞以百詩言  
為迂且言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徃徃有之晉有  
二士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  
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全氏之言  
亦可備一說余按韓非子難言云宰予不免於  
田常畢竟此說出于戰國辨士一時之妄說不



足深辨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之比也

詩中多地名

留青日札云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五句着  
名盧象禰詩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人  
絕四句四地名孟浩然宴榮山人池亭律詩四  
句中用八人姓名皆不妨其好處然終是一病  
也余按青蓮我眉山月歌四句四地名又卷笛  
梅花引吳溪隴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王關情

又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  
洞庭秋二十字中著四地名謫仙好用此體豈  
必疵病別自有此體矣

甲子晴

田家五行云凡甲子日晴主兩月內多晴石湖  
秋日田園禱興云秋來只怯雨垂垂甲子無雲  
萬事宜獲稻畢工隨曬穀直須晴到入倉時蓋  
謂此也按朝野僉載云秋甲子雨禾頭生耳甲



子欲晴唐時已然

白雲集

白雲集中多收明張羽之詩予嘗疑之後讀曠  
岡禱志云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奉白雲集為  
宗白雲集者元僧英所作也俗姓厲字實存集  
有牟巖趙孟頫胡汲序國人鏤板譯字以行然  
中國人購之殊不易讀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  
牟序又與陵陽集所載不同右見琉球  
三教条然則坊

刻白雲集者自琉球傳歟或自我傳彼歟亦未  
可知矣

城主

本邦諸侯有城主無城之差城主之稱似不雅  
馴而唐土亦有此稱東涯先生名物六帖云通  
鑑陳紀栢谷城主薛禹生弃城走恩田氏竈北  
瑣語云隋書文帝紀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  
請降城主之字華人亦用之余按雞林亦有城



主之稱李退溪集有郭景靜城主求題山水畫幅五絕之詩題

倭詩

徐氏筆精云倭夷人貢駐船杭城外湧金門錄柳云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按此元人貢性之作載在元詩選中三日不來教人知道等語决非邦人之語蓋好事者為此說耳且日本

風土記多收邦人詩而不錄此詩果知出杜撰矣再按陸次雲譯史紀餘外國竹枝詞中又以此詩為本邦貢使咏柳作是援筆精而誤隨園詩話以此詩為閩秀李金娥咏路上柳其誤已甚隨園粗率如此者尤多不可不知矣

燒筆

畫工燒筆謂之朽又謂之土筆或直謂之炭圖畫見聞志云凡臨素多不用朽

崔白畫繼云畫之事



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  
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  
一罷見聞志又有落土之際之語注云土錐朽  
畫者也畫訣云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改救然  
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  
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是也

摸方巨山詩

余昔歲遊玉川投故人三田士雲家踰山踵川  
途中小占云樵路透迤六七里漁家寂寞兩三  
間其實摸方巨山馬蹄殘雪六七里山嘴有梅  
三四花後見仇仁近遊天台詩云長松夾路六  
七里小墅通村十數家是亦出于巨山矣

作詩八字訣

秋星閣詩話云作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  
作多改而已此語本歐陽公為文有三多事載  
于後山居士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者多



做多商量多

蟹六跪而二螯

荀子勸學篇有蟹六跪而二螯之語注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蓋蟹本八跪今云六跪故引說文証六跪之不誤也說者或引爾雅大戴禮韻會某為八跪之誤甚則以為今觀蟹行兩小足不着地以無所用略而不言

捫蝨新話晴川蟹錄共載此說

皆非涪翁禠說云荀卿云蟹六跪而二螯其實

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省不省耳此說未穩

亦可備一解按本草云彭蠡六足者多跪彭蠡

即蟹之一種荀卿誤為蟹而已六跪未可改矣

蘓鶚演義曰蠶蟬子小蟹也亦曰彭蠡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也晉司徒蔡謨初過江誤食彭蠡子以為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尚尚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放砲

農田餘話云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

坤齋曰抄

卷之中



了之事則曰寧散凡稱荒唐欺給之事曰製炮  
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炮攻擊  
不已將暮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可怪  
邦俗亦謂荒唐欺給之言為放炮由來已久遂  
無他異里言巷談又何規規怪之

響卜

學山錄云皇朝俗有街卜者中華有類此者朱  
弁曲洧奮聞云王建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

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  
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者謂之響卜  
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徃徃而驗曾林夏尚書  
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  
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  
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  
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  
科友生果被黜又唐人所著王泉子亦有以響



卜之事今不採然則自唐時既有之又謝在執文海披沙

云俗用有響卜則古鏡聽然則明人亦為之耳葛原詩話後編云唐李

廓鏡聽詞云匣中取鏡辭竈王羅衣掩盡明月

光昔時長著照容色今夜潛將聽消息門前地

黑人來稀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

繡帶綾花懷裏熟銅片銅片如有靈照見行人

千里形鏡聽者抱鏡卜遠人之安否歸期於往

來行言也和俗過占之類也其法堅瓠補集載

之曰賈子說林有鏡聽咒曰並先類儷終逢恊

吉法以鏡囊盛古鏡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

鏡誦咒七遍出聽人語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

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

也又王建有鏡聽詞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

行憑鏡聽今聽識者禱於竈神以杓柄投釜中

隨杓柄所向執鏡而往謂之響卜即鏡聽也響

卜詳法見月令廣義云響卜引鬼谷子卜竈法



元旦之夕，汛掃爨室，置香燈于竈門，注水滿鍋，置杓于水，虔拜禮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為主，且夜靜卜之，諸家集有鏡聽詞，人多不知為何事故，詳錄之。右蘭林六如二公引證無餘，蓋余亦有所得，附于九以博異見。云唐摭言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

稀，久無所聞，俄遇一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啣得，獨醒禊志。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檢蠹隨筆器用類，紫珍鏡神名。唐詩紀事：李廓鏡聽詞末句云：紫珍紫珍，如有靈照，見行人千里形是也。鏡聽即今之祠竈響卜也。蜀中名卜竈是也。熙朝樂事，更深入靜，或有禱灶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



休咎唐俗既然據言可證明俗亦然檢蠹隨筆  
熙朝樂事可證再按田家五行正月類引歲時  
禡記云五更將杓插在腰信步行出門聽傍說  
其言吉則吉凶則凶是亦響卜也

千里尊羹未下鹽豉

清君錦孔雀樓筆記云某公賜羊酪其味清淡  
殆比尊羹殊無腥羶之氣因悟千里尊羹未下  
鹽豉之為名對余按青藤山人路史云羊酪羊  
酥也極清淡而尊味亦然但尊宜和以鹽豉如  
和之則稍不似羊酪矣故曰但未下鹽豉君錦  
之言不誣矣

郤詵一枝

鵬齋翁奮注蒙求注云古寫本郤作郤誤矣按  
晉書有郤詵無郤詵正字通云郤與郤別黃長  
睿曰郤詵晉大夫郤穀之後郤鑒御史大夫郤  
慮之後姓源既異音讀各殊後世因俗書相混



不復分郗郗為二、陸龜蒙詩一段清光深郗郎亦誤讀也。然則此誤唐人已然。舊注作郗亦坐不分郗郗為二耳。古寫本作郗。於李翰原本則誤。從來却是正字。鵬齋翁言於蒙求則不誤。而於原書則誤矣。

鯉魚風

月令廣義引提要錄云九月風曰鯉魚風。佩文韻府梁簡文詩燈生陽燧火塵散鯉魚風。李賀

詩鯉魚風起芙蓉老。又引提要錄為九月風。余按陸龜蒙江行云酒旗菰葉外樓影浪花中。醉帆張數幅唯待鯉魚風。元呂誠秋江晚霽云一帶寒沙秋水白荻花吹老鯉魚風。明王達題畫云鯉魚風起芙蓉老一縷絲懸玉鏡秋。唐寅題畫云鯉魚風急繫輕舟兩岸寒山宿雨收一抹斜陽歸雁盡白蘋紅蓼野塘秋。郭奎詩鯉魚風熟香秔早釣艇誰撐近竹林共以鯉魚風為九



月風然宋余襄公暮春詩農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又明楊載詩向晚鯉魚風乍急盡吹小雨作春水汪廣洋詩秋林崖荔雨春浦鯉魚風亦以為暮春風恐係誤用錄以質諸博雅再按宋唐庚詩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元王昆詩雲暗春城榆莢雨浪翻沙岸鯉魚風亦以為春風

論語作者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二子獨以子稱是本於柳子厚之說也又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入語及門弟子拜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閔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林之竒曰論語孟子皆先



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  
 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  
 曰，皆門人所錄也。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  
 其門人皆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  
 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趙注本有稱萬子曰  
 者，朱注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余云：諸說恐非  
 是。按如孟子禮記家語孔叢子等書，閔曾有多  
 以子稱，彼數部書豈盡成於數子之門人乎？請

舉其一家語。本云：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孟子云：冉牛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又云：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是一出於稱呼之便耳。猶今人以姓行  
 或以字以號也。况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孝經字  
 孔子子曾子，莊子稱仲尼，稱曾子子果，貴於字  
 乎。四書釋地嘗論及之。祖來物氏曰：如閔冉二  
 子亦以子稱，則不可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語中琴牢原憲二子獨以名稱則成於琴原二子之門人乎余曰此說亦非是毛西河解憲問云集注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憲問自嫌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又他宰子晝寢而求也為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憲也又

史記原憲亡章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憲皆自記耶由是觀之物說之非不待多言要之論語出于諸子筆記定為何某作者盡涉臆度然則論語作者終不可知耶余云成於有曾二子之門人者近是楊氏曰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言次之蓋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尤西堂曰論



語記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歿遠矣門人存者或寡故述論語者必曾子之門人非孔子之門人也論語讖曰子貢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亦何用此紛紛者乎是說極妙敢質諸博雅

取名連姓

日知錄云古人取名連姓為義者絕少近代命名名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

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謹也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鏡新磨羅衣輕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呼以士大夫而倣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余按說儲云東漢無複名或曰王莽之禁沿襲所致然單名却自雅軌近多復者至因姓命名尤乖雅道合而觀之此弊明人一甚焉



孔明過庭訓米萬鍾曾魯莘野丘民尹耕周旋  
溫新唐詩江漢曾異撰田有年之輩不可毛舉  
然不啻明人唐人有孟浩然戴重席趙冬曦趙  
連城宋有葛天民丁易東夏珪李唐樓觀王佐  
才邵棠呂渭老傳惟肖虞允文姜大呂姚宋佐  
章甫華岳元有唐棣再按古人亦有之左傳有  
齊大夫烏枝鳴莒大夫苑羊牧之因姓名者  
久矣

命名不謹

李白母夢太白星而生白故以太白為字而有  
慕之者以太碧為字太碧有何意義杜荀鶴名  
出于日下荀鳴鶴而有慕之者杜荀鳴荀鶴又  
有何意義可笑甚矣

一日百詩

祇南海一日賦一百篇人或不信因有再舉喧  
傳于一時矣按謝康樂半日吟百詩頌落十二



齒則古人亦有此舉也後世或以之應舉終有  
 百篇科霏屑集云百篇科不知設於何代嘗考  
 吳士孫綬曾舉是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官  
 體喧金屋一日官卸下玉除陸龜蒙亦有詩云  
 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  
 當時如此此科想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  
 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  
 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

酒池春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  
 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乃詔今  
 後應此科者仍此題為式長孫按昌國事見余  
宋王襄輔軒襍錄  
 嘗讀唐詩方干贈孫百篇云御題百首思縱橫  
 半日功夫舉世名張喬贈龐百篇云都堂公試  
 日詞翰獨超羣因謂如南海亦可稱祇百篇  
 詩有所本

楊萬里云閑看月走仍雲走知是雲忙復月忙



是本於賈島走月逆行雲、張喬走月流烟疊樹  
西高啟宮女圖、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  
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楊基  
紅綠蕉二女圖、兩樹紅蕉隔禁扉、曉涼攜伴試  
羅衣、金鈴小犬迎人吠、應慳秋來出院稀、二詩  
共本于王涯宮詞、白雪禍兒拂地行、慣眠紅毯  
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繞金階吠晚螢

門禮

世俗拜年者、通名于應門者、投名紙去、不見主  
人、又有寸許小篋、名名札入者、置之門首、來客  
不敢通名、直以名紙投篋中、太謂之門禮、唐土  
亦有此類、雅俗稽言云、元旦拜年、衣冠逐逐、例  
到門投帖、甚有望門馳帖者、又甚則侵晨高臥、  
第走一介、飛遞名紙、虛文了事、近聞一絕云、不  
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弊廬、我亦隨人投  
數紙、世情苟簡不嫌虛、誠鄙之也、清波雜誌云



元祐間新正賀節，有士持門杖遣僕代往，到門其人出迎，僕云已脫籠矣，諺曰已脫籠者詐閃也。溫公聞之笑曰：不誠之事，原不可為。前朝文衡山拜年詩曰：云云不錄前可見賀節投虛帖。宋朝不可，明朝不以為非，世風不古，亦因年代而遽降焉。良齋雜說云：吳俗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答拜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織，是何禮也。甚或有帖到

而身不到者，宋時已然。癸辛雜識載沈子公遣僕送刺，至吳四文家，取視之，類皆親故，因醉僕以酒陰以已帖易之，其僕不知也。至各家徧投之，而主人之帖竟不達，可一笑也。蘇城之路六門迢遞，今日往東，明日往西，而東路之帖又至矣。記一前輩答拜，回見門上帖又滿案，怒而擲之，曰：聽他連名告我可也。聞者絕倒，由是觀之，盖有甚於我俗者矣。



唐土農估竊附主人姓

古者唐土雖士大夫不賜氏族則單稱名後世農工商估亦自稱氏無與士大夫異焉本邦庶人不得稱氏縱令私稱氏族於公事文書斷不得稱氏亦美俗也唐土農估私附主人之姓猶如本邦估人之舖號也留青日札云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

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譬如今之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証古不亦尤著明也







